

九月廿四日 星期四

## 簡單的福音

四時起床，經過女兒房間，發現她尚未回家，知道她仍在學校做繪圖功課。是學年她考進建築系，果然要求繁踵，甫開學，便已十天有八天都在凌晨以後才回家，每星期僅一、兩天在家吃飯，一如知情友人事前對我的警告。致電她的手機，提示她深夜離開大學乘車時打電話回來，好讓我到屋苑外接她。無能的父親所能做的，僅餘這樣的叮嚀。

想起媽媽。每逢天氣轉變，便給我電話，提示小心飲食加衣。對年過半百的兒子作這般提醒，未免有點可笑。但想：她對我的關心亦僅餘生活常識的提點了，不說這個，還能說甚麼呢？育兒方知父母心，兒女已屆成年，父母的影響力自然大幅減退。關懷不減能力減，惟有將兒女交託給上帝。因為無能，所以交託，這份交託的心倒是真摯的。

女兒終於在四時半抵家，多天未見，但各自疲累得沒多說話的空間。她沐浴睡覺不久，我便出門上班了。

往長洲的船上如常跟郭偉聯學弟共坐聊天。他提到有些基督徒“無passion，有options”。他們對信仰缺乏熱忱，無意遵行聖經簡明清晰的教導，卻羅列一大堆倫理抉擇的可能性，目的是要避免受單一的道德命令所約束。這話頗有啟發性。是的，若是我願順服遵行，上帝的話總是有指導方向形塑生命的能力；若是不願實踐，便亦總能找到上帝的話不可行的藉口。

七時許抵辦公室，埋首清理積壓的文件。昨天才從加拿大多倫多回來，出門一周，荒廢院務，收拾舊山河自然是吃緊的。

十時，我的一位博士生鄧穎翹(Vicky)約談。她才從北京

回來。在京逗留一個多月，訪問了六十個牧者信徒，這是她的研究計劃的重要部分。她告知北京教會好些情況。又談到有國內大學生做教會的調查研究，混進教會裡冒認信徒，搜集資料後便離去，發表論文，大事張揚，令教會大受損害。保守教會對學術研究仍心存抗拒，這些負面經驗更增加了日後從事有關研究者的難度。

十一時，學院早會。教務長潘仕楷先生負責主講。他講述自己的得救故事：在美國唸大學一年級時，有天百無聊賴走在校園裡，有陌生人趨前跟他談了五分鐘，介紹四律，結果他便決志信主。當天晚上拿着傳教者所贈的小書翻閱，心裡自問：“這般簡單便得救了嗎？”

福音就這麼簡單嗎？這真是一個好問題。信福音確實是簡單的，一句“我信”便足夠了。可耶穌基督成就福音卻不簡單，向人傳福音亦不見得是簡單的事。不簡單乃在於代價。如同保羅所言，他為傳福音而成了眾人的僕人。

下午補課，追回上星期因出門而缺的課。“基本教義導論”第二課。談到聖經權威，有女同學眼睛濕潤，我亦略為激動。基督信仰於我們，從來不僅是客觀知識，而是改變了我們的人生，亦教我們為之生為之死的真道。設若我因過去聽過數百次而耳朵起繭，不再被耶穌基督十字架的大愛所感動，求主懲治我。

離長洲渡海至九龍，出席一個基金會的會議。晚上九時半才抵家。

太太開門相迎。她任教的學校因爆發人類豬流感，停課七天，今天是頭一天。她獨自留在家中，我卻整天在外，連晚飯亦不能相陪，頗感歉疚。

讀李錦洪的《往事亦堪回首》，深受啟發，決定開始這個百日之旅的記錄，不然便有負大半年前余也魯教授的囑託了。

九月廿五日 星期五

電腦人生

今天在市區校園開董事會，確定學院是年的事工重點。

蕭壽華牧師完成心臟手術後休息數月，重返會議桌。他的康復為我們帶來安慰，特別在這個風雨交加的日子。張棠牧師和耀華弟兄的中風問題，仍在我們的懸念中。早上剛與加拿大的楊小松博士通電話，他在八月做了肺癌的切除手術，卻又發現沒切除的部分仍有癌細胞，得接受十二次的化療。楊小松博士以義務教授身分在建道事奉了八年，他為人謙和，待人熱誠，侍主忠心，是我們學效的榜樣。我祈禱他得着上帝特別的福澤。

中午趕到理工大學，參加他們的開學崇拜，一位已退休數年的Laura姊妹在校園的鐘樓旁等我，領我到聚會使用的教室；姊妹告訴我，她在退休後仍每星期回理大，帶領一個查經小組，其忠誠教人讚譽。這是連續第二年參與同一個聚會，聚會由教職員所組成的福音使命團主辦，學生團契單位協辦；換言之，教師、職員和學生一起敬拜上帝，迎接新學年。非常佩服理工大學的基督徒教職員，他們不僅維持了十多個查經小組，更聘請一位全職同工Joanna，推動校園福音工作。

聞說理大的人事和行政複雜，惟是在複雜的校園裡，必須有單純的信心與單純的肢體關係，才能作有效的福音見